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精義卷四

宋　黄倫　撰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無垢曰夫天下之情多樂因循而安怠惰所以禍每藏於細微而變或起於肘腋非特有以聳動之則不足以興天下之治也舜歴試而先黜四凶攝位而先巡守即位而先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是

皆聳動天下之道也不如是治必不興禍必不弭周官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於宗周董正治官乃知自古聖王未有不為此舉而後能成天下之治也詢于四岳謂舜與四岳謀所以聳動天下之道也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與四岳所謀之事也四門嘗闢矣何待於即位乎曰所謂闢者謂不為深閉固拒尊嚴扞衛凡四方有鬱結之事素不快於心者於即位之時使

四面皆至盡得以上達也所謂明四目達四聰者謂舜不自用其明用四方之視以為明不自用其聰用四方之聽以為聰庶幾端拱於一堂而天下之事洪纖曲折至閭巷之態小人婦女之情無不坐列於目前也後世置御史以為朝廷耳目之官置外臺以為天下耳目之官使內自宮闈廉陛之間外達四方萬里之外無不盡見其底藴者此蓋得舜之遺意也

張氏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至於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不得已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方其踐位也必格廟所以受命於祖也蓋舜之未踐位天下無政則即是月而後有正此所以不謂之正月而謂之月正也元日者日之吉也舜之始蓋嘗受命至是復之中國踐天子位故其格廟不必朔旦特用元日而已又曰徧而問之之謂詢開而通之之謂闢詢四岳所以謀之於邇而通臣之慮得以上聞矣闢四門所以求之於遠而遠

人之志得以内達矣牆之外目所不見矣明四目然後足以廣覽里之前耳所不聞也達四聰然後足以兼聽目欲其照察者也故曰明聽欲其疏通者也故曰達

吕氏曰舜典一篇自此以前舜之於治甚詳自此以後舜之於治甚畧蓋當堯在上舜雖受位猶臣道也自堯崩始行君道焉觀書者於此以前當知坤作成物於此以後當知乾知大始自正月元日舜即位而

至文祖之廟始然舜之繼堯非有積蔽而不通下情者蓋聖人初興自當如此譬如日之朝升日日如此當陰雨之後日出固如此當晴時日出亦如此舜之通下情雖首於治天下然不無其序四岳累朝之者老舊德故先詢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荆公曰古人皆以治遠自近始至於言柔遠能邇則

先言柔遠者何也不柔遠則遠者將為已患而近者不得安矣雖欲善近不可得也欲善近者以柔遠為始乃若治之則自身至於家自家至於國自國至於天下四海之外未有不始乎近而後及乎遠也

無垢曰舜既即位十有二牧皆來朝舜既與四岳謀天下大務矣又咨於十二牧以治國之道夫侯服之外綏服也綏服之外則要荒矣蛮遹蠻夷易以生患然外患常起於内擾内擾常迫於衣食使十二牧知

務農重穀春耕秋斂境内之民仰事俯育各得其所外患何從而至乎此告十二牧所以首以食哉惟時也　又曰來則以禮接之去則以寛待之不責以細故不擾其封疆使忿無自而作釁無自而成者此柔之之術也至於待吾境内則當有以作成之能者作成之也夫人各有能非有以聳動之則皆置於腐爛朽蠹之地其作成之道何自而入哉曰有德者有善者吾則惇之信之使境内知所慕外若有得中實姦

邪外若向善中實凶惡如任人者吾則防閑鈐束不為艱難使境内知所畏夫聳動境内之民其道如此是所謂折衝尊俎運籌帷幄之幾也蠻夷烏能而不服乎所謂服者其心誠有所不敢也以為剛乎而寛厚之道每有以注其心以為柔乎而聳動之風每有以慴其勢此其所以率服也借使鳥獸其行豺虎其心故犯吾圉而干吾威者吾用所以聳動之術以應對之將見觸之者碎嬰之者斷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

無垢曰夫堯之事蓋皆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中出也豈因循苟簡鹵莽闒茸者所能廣大其事哉必須奮然自勵實有功名之心者晝思夜慮日參月攷及事與心對幾隨事來吾求所以應之之計而未得焉及見堯之施為真有合天下之理而遏未然之禍

者此所以言凞帝之載而必曰奮庸也誠能如此使居宰相則能明天下之事順衆人之心矣百揆者宰相之職也在廷之臣其可以當此任而合公論者非禹不可故衆皆同聲而舉曰伯禹作司空舜之心亦謂非禹不可也然而退藏聰明必待衆人舉之者葢宰相之職居百僚之上非衆心歸服其可以吾一已之見以葢衆人哉第觀其所舉者如何耳所舉不當吾則引堯故事曰吁曰嚚訟可乎曰静言庸違曰方

命圮族有何不可而阿黨比周如驩兜者吾方斥逐之矣其誰敢為此乎是其所舉者無非公論也所舉誠當吾正當順衆人公心而用之天下之人見吾之不可欺如此則雖在幽荒僻陋之間常若有執法御史在其前後而不敢為欺罔也今舉伯禹此舜所以不復疑難而稱禹曰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張氏曰為而起之謂之奮廣而明之謂之熙有能奮庸言民功也熙帝之載言君事也下能致力於民功

上能廣明於君事人臣之大也故可使之居百揆之任百揆者統率百官而以道揆之者也　又曰亮采者明其事也惠疇者惠其疇也亮采則其智足以有察而百工之事獲其治矣惠疇則其仁足以有愛而百工之衆賴其福矣既仁且智則百揆之任得其人可知矣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無垢曰因禹讓百揆之職于稷契臯陶故舜歷稱三

人之功而慰安之此意未易言也稱棄之功曰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者當洪水之作也懷山襄陵豈復有耕稼之地乎觀益稷之篇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謂民以洪水艱於粒食而皆阻飢也禹既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則水復故道昔時為水所浸没者今皆可耕矣稷於是時隨地可耕處而為之播種百穀挈飢困之民於飽足之地其心不已勤乎　又曰夫黎民阻飢

棄乃有功蠻夷猾夏臯陶乃有功洪水滔天禹乃有功使不遇大變則賢者亦安常守分與衆人同耳豈肯表表自將求異於人哉商鞅不知此義盡變先王之法以求功宇文融不知此義盡括天下之田以求功此在先王之世皆為可誅也謂予不信請觀禹稷契臯陶所以為功者豈若鞅融輩生事要功哉亦遇大變不得已而有功爾由是知大人君子所為古今一揆也

張氏曰棄以名命之也稷以官稱之也因其生而有是名因其事而有是官此所以謂之棄而又謂之后稷洚水方平之初民尚艱食則黎民固阻飢矣棄爲后稷之官播時百穀則烝民乃粒而民食足矣吕刑曰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則稷之有功於民大矣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無垢曰因禹之讓契舜因稱契之功以安慰之也夫

衣食足而後知禮節倉廩足而後知榮辱無常產者無常心此百姓自然之道也民遭洪水其日既久艱於粒食煎熬迫逐之態日攢於心其發於外也躁急暴慢不親不遜於親戚鄉黨之間者固不足怪禹治水稷播種已有生意矣契於是乃因其自然之性乘閒暇時啟發其親遜之心使之還其所固有豈不美哉夫所以啟發之者亦優而柔之使自趣之饜而飫之使自得之若江河之潤膏澤之浸油然而不自知

也儻惟督迫之驅逐之則斯民將驚若無聊方晝思夜夢之不寧何暇樂於從善乎此孟子養氣所以有揠苗之喻而契之敷教所以有在寛之義也

張氏曰不親者以不能相親也不遜者言其不能屈巳以相與也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不能屈巳以相與此其所以不親也百姓之所以不親五品之所以不遜則天與我之民彝日將泯亂此司徒之教所以不可緩也教之所行自其貴近者始故特

言百姓蓋百姓者天下之所視效而聽從者也敷教之道在夫率之以身待之以久率之以身故戒之以敬敷待之以久故戒之以在寛記曰師嚴然後道尊敬敷之謂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在寛之謂也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無垢曰孔安國謂羣行攻刼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内曰宄且檮杌饕餮渾沌窮竒乃在朝廷而蠻

夷乃來亂中華之地攻刼者殺人者為不正於內外者又雜然四起亂舜之治是雖盛時不免有小人也臯陶之作士也乃能處之使終不能為吾患鄭玄曰士察也孔安國曰士理官也理官以按獄為職也處之如何為墨劓剕宫大辟之刑以俟之所謂五刑有服也五刑所用各有所犯之事而定其罪服事也然罪有輕重則有陳於原野者有刑於朝者有刑於市者所謂五服三就也孔安國曰大罪於原野大夫於

朝士於市意或然矣事在五刑而其情輕未忍寘之於死者則有五流之法屏之遠方以宥其罪焉所謂五流有宅是也流有輕重有居四裔者有居九州之外者有居千里之外者所謂五宅三居也觀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法其亦深體物情曲盡人意使姦無所逃情無所隱非明見幽隱信及豚魚何以能處之如此哉夫伯禹讓稷契臯陶舜乃因禹之言人人而稱奬之深玩其意嗚呼舜之仁

厚温晏如此使人有恱而忘勞忘死之心矣夫稷契臯陶盡心職事而舜乃深知其細微樂見其功效當朝廷之上羣臣在列之時乃分别其事條列其人舉其難以嗟咨之稱其功以慰勉之千世之下讀其遺書尚使人感慨不已則當時稷契臯陶之樂於見知其忻喜之情又為何如也

陳氏曰居是官者不明則不足以盡人心不允則不足以當人罪故戒臯陶曰惟明克允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無垢曰舜求百揆則曰有能奮庸而求共工則曰疇若予工者意謂誰能順我考工之事以周官攷之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設色之工刮摩之工以下皆工也是工之為職器械之所自出也其曰予工者聖人在上則器械有法一或不然器械失度即器械可以上遡聖人之心其曰予工又何疑哉觀象著可以知

桀觀玉杯可以知紂觀金人可以知始皇觀錦帆可以知煬帝以至鷸冠成而子臧亡鑑車美而慶封奔四載可以見禹之勤五絃可以詠舜之德而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可以見宣帝勵精政事也工曰予工何疑之有其曰若者欲其順器械之理也夫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乃有渙之象斷木為杵掘地為臼乃有小過之象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乃有睽之象以至網罟取諸離宮室取諸大壯棺椁以易衣薪

之野書契以代結繩之陋莫非仰觀俯察遠取近取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為之制作豈可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為竒技淫巧以蕩上心而悅婦人哉此又若之意也 又曰夫舉不當而許之亂也舉當其人而不許亦亂也一吁一俞之間天下治亂之幾自此而起其可輕也哉

張氏曰記曰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木工石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則六工皆天子之工也供是職者

在若之而已守其法信其度因聖人所以創作之制而持循之此之謂若　又曰帝於伯禹之讓則曰汝往哉於垂益之讓則曰往哉汝諧者禹之於百揆可以優為之矣故使往而無所戒可也至於伯夷之典禮非特使之往而又曰欽哉者蓋禮以欽為主謂之往欽哉則又使之往而加欽也共工治之末朕虞職之卑故戒之以汝諧而已蓋以事之不可咈衆之不可違此其所以貴於諧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無垢曰聖人以萬物為一體者也故曰予上下草木鳥獸曾子知此意乃曰斷一木殺一禽不以其時非孝也故暴殄天物紂所以致討而有血氣之類弗身踐者所以為君子歟若之者豈一切生之而不殺歟曰非然也先王之世山澤之間為之厲禁食之以時用之以禮故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

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此皆若之之術也夫聖人在上萬物各得其所則以為之厲禁人不得非時非禮以戕賊之也至於牛羊犬豕之類亦有品節犯分干時皆在所禁如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之類皆所以安萬物使樂其生也故鳥獸魚鼈咸若所以為夏后而麀鹿攸伏白

鳥翯翯於牣魚躍所以為文王也然草木鳥獸當在山澤儻或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以害吾中國則益有烈山澤之法周公有驅猛獸驅龍蛇之法是所謂若之也若者順也居於山澤順也交於中國逆也此又聖人之深意豈得以姑息為若哉

張氏曰先王之政非特親親仁民而已其徼至於草木鳥獸皆有以及之是故取之有時用之有禮不傷其生不咈其性則其愛物之心可謂勤且至矣此舜

所以命官作朕虞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無垢曰三禮即周官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也言人鬼則吉凶軍賓嘉皆在所掌矣夫其數可陳也其義可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得天下也故曰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伯夷

之典禮豈特為祝史之事有司之職哉其亦當知義之所存矣其義安在舜戒以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是也夫夙夜匪懈而不知寅敬其心則亦徒勞而已矣辦職事則在夙夜而所以感格神人者則在寅也正義直指而不知潔清其身則亦徒訐而已矣通幽明則在直而所以感格神人者亦在清也
張氏曰夫禮將以交神人者也交神人之道不可以怠慢故戒之以惟寅不可以邪枉故戒之以直哉不

可以濁穢故戒之以惟清傳曰禮者敬而已矣此所以欲其寅也神之聽之好是正直此所以欲其直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此所以欲其清也舜之巡守則曰修五禮至此則曰典三禮者蓋三禮者五禮之體五禮者三禮之用禮之體則常而不變故命伯夷典之伯夷者臣也有法守焉故也禮之用則因時而為之損益此舜於巡守所以修之修之者君道也此其言所以不同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王氏當曰夫聲起於氣而氣生於心蓋心者樂之本也故心和而氣和氣和而聲和和之所在物無不應故舜之命夔教胄子曰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而周公之教國子曰中和祗庸孝友未有不本於心也彼其素所養者無非其和則在陽無剛暴

難制之聲在陰無憂愁不樂之氣大足以動天地幽足以感鬼神微足以致鳥獸蓋不足怪也

史氏曰典樂而先乎中則所化者博作樂而極乎和則所格者大

胡氏曰金尚羽石尚角土絲尚宮匏竹尚徵革木尚商此所以聲律相依而皆和故曰八音克諧諧者和之謂也

張氏曰樂所以象成功者也以舜之治如此所以致

衆樂之和由石聲而依永也

顧氏曰夔既命而自贊之何也是所以歸美于君也然則九官衆矣而歸美止乎夔者夔之於樂也辨其器而調其音也舜之於樂也修其理而致其應者也屬乎器與音者藝也屬乎理與應者德也神人之和與夫鳥獸之舞其皆藝之所能及耶非也德之所感也此夔之所以自贊而異於他者若夫去樂而為功則皆一人之能其又何贊之耶

吳氏曰樂本人心也人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聲和則寫之金石被之管絃無不和矣其在易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言雷一奮地而萬物以之鼓舞如聖人樂作而天下無不和悅舜之時可謂和悅矣遂作韶故命夔典之觀其時若此之盛意謂使我擊石拊石當可使百獸率舞則舜之治可知矣夫鳥獸有知而無情聖人在上德被者遠雖無情者尚可使之率舞況其他者乎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無垢曰垂讓龍舜乃因其讓而命龍為納言專以讒說為念也夫讒說之生專害君子變亂黑白詩人以比青蠅騰播無實詩人以比南箕比之與兔者逐之善走也比之貝錦者即之可觀也非大聖明其孰能不惑於此哉夫其生也因刑而入乘間而出其入也則足以揺動君子其出也則足以揺動朝廷之心震

驚朕師豈欺我哉昔東漢出納帝命乃在宦官其擅誅陳蕃也出帝命則曰陳蕃謀反誅者有賞使聽者惑焉納帝命則又曰陳蕃謀反臣等已誅之使人主惑焉靈帝竟莫知陳蕃為忠正也以此觀之出納君命其可以不謹而使宦官如王甫輩為之乎

史氏曰人君不以去邪為急而以建官為急人臣不以承命為勤而以立功為勤何哉讒邪之說雖大聖之世有所不能免也殄絕君子之行義震驚天下之

耳目其為患蓋亦甚矣聖人不汲汲於去邪而汲汲於建官謂典言者苟得其人則夙夜憂勤出吾之命而將有所受納吾之命而將有所報雖上下異勢内外異情而能一之以信如是則讒邪之說當不絶自去矣

呂氏曰讒人點白成黑殄行自絶其行此等人出易得驚怖人故命納言之官以通上下之情人君之治天下最患下情不通上下之情相隔塞中間無一人

為之居職則讒邪便得以相蔽納言之職便是通下情之樞舜之時雖無此弊蓋亦不得不隄防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無垢曰夫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天也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天也亮采惠疇天也播百穀敷五教明五刑天也若予工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天也典禮以為秩宗典樂以教冑子夙夜出納帝命亦天也是皆天所當為舜不敢起一毫私意以亂

之也二十有二人誠知事事皆天而時時不忘其欽是乃所以弼亮天功也夫天自有功惟欽其事以弼亮之者天功乃見焉如毛羽之文草木之華皆渾然天成非人力所能加損者二十有二人所職之事事中自有天功特在時時致欽盡心於所職以相輔之耳

林氏曰周官有三公六卿有侯伯而顧命乃同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以人言之則六人而

以職言之則不止於六人也蓋有以三公為六卿者有以侯伯入居公卿之位者雖數止六人而實兼數職也此四岳九官十二牧當有二十五人但言二十二人者蓋或有兼居岳牧之任者或有在州牧之中而又居九官之列者世之遼絶不得而知也欽者是使四岳十二牧九官各敬其事也所以必在於敬事者以其所亮者莫非天功也亮有輔相之義與亮采惠疇之亮同皐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

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葢所謂設官分職者凡以代天工則四岳九官十二牧莫非所以代天工者故以亮天工言之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熈分北三苗

無垢曰夫人之情放之則怠策之則勵雖大人君子盡心職事初無意於功賞亦不待於警策也然聖人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使盡以大人君子待天下而不為之檢約萬一有如四凶者始以才進後

以姦濟此風一行天下事去也必矣故雖二十二人之賢舜所以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然考課之法急之則詐偽生寛之則功實見漢宣求治太急所以有偽增户口以求賞如王成者出焉子產為政一年而民欲殺之三年而民歌頌之使如漢宣之太急一年之外子產受誅久矣安得有三年而成效乎三載而一考之三考而乃黜陟之則所以待之者一何寛也待之以寛則在職者不求耳目之功而為千

百載之計其間利害曲折設施開闔有出人意表者有使人驚歎者吾得安心肆志展其四體而無懼浮言讒說焉

張氏曰孔子曰三年有成此唐虞考績之法必以三載者也雖然聖人猶以為未也故積之之久待之之盡至於三考然後為之黜陟是故為善積久而為明所以陟之為不善積久而為幽所以黜之善者陽之類也積之既久則浸之以明不有以陟之則無以勸

君子不善陰之類也積之既久則浸之以幽不有以黜之則無以懲小人既有以黜陟幽明則人皆知賞之可慕罰之可畏於是乎樂事勸功此庶績所以咸熙也堯典言庶績咸熙在允釐百工之後則庶績之熙由於百工之允釐故也此言庶績咸熙在於黜陟幽明之後則庶績之熙由於幽明之黜陟故也分北三苗者所以黜幽也北者陰陽分背之地苗頑弗即工於是分北之則小人與君子異趣矣夫黜幽止於

分北三苗者堯舜之世比屋可封君子多而小人少所可黜者三苗一人而已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司馬溫公曰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爾非謂巡狩為陟方也

東坡曰舜生三十謂為民三十載也徵庸三十謂歷試三十載攝位二十八載也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謂堯崩服喪三年然後即位蓋其年六十二矣在位

五十載而崩壽一百有十二

孔氏曰孟子云舜服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即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為天子五十年是舜壽凡百一十二歳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上官氏曰昔舜理諸侯之事方置其官各居方而統治之又別之生而異其類使各相從故序之曰帝釐

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汨謂之治作謂之興言其治功之興也九共九篇則其義亡矣凡師枯槁則為賜酒食以飫之故作槀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精義卷五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吳壽康

謄錄監生臣張曾壇

尚書精義卷五

宋 黄倫 撰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無垢曰皐陶言克艱之意以矢謨大禹行克艱之說以成功舜何為哉恭已南面優游無為垂衣廟堂之上各因其所長而稱薦慰安之豈有私意哉使陳謨者成功者各安心肆意展盡四體悉行其所學以惠天下四海焉

張氏曰謀之已定謂之謨興事造業謂之功謨者坐而論道之事功者作而行之之事也作而行之非所以命禹故其名篇則謂之大禹謨雖然臯陶以謨則其絶德在謨者也禹以功則其絶德在功者也此經所以於臯陶言謨於禹言功各以其尤大者而稱之也有謨矣然後有功故經先言臯陶矢厥謨然後言禹成厥功以謨對功則臯陶之謨固不若禹功之大此篇之序所以先大禹而後臯陶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張氏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王者體道之大以配乎天地故其見於事業所以為大禹之所謂大者蓋禹以功而王其業之所以大故也文命禹之號也以其有以賁飾於事故謂之文以其有以號令於下故謂之命禹之所以為王者在此而已故其號所以因之者也敷于四海則為下為民是也祗

承于帝則為上為德是也下有以敷于四海則恵澤之施溥矣上有以祗承于帝則欽順之道盡矣

蕭氏曰舜之事皆同乎堯故曰重華協于帝禹之事則有異乎舜故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文則非獨為之華而命則處之在我事雖有所不合而意則祗承之也有以文命稱禹者猶放勲之於堯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無垢曰克艱之義其大矣乎以此處心則不欺暗室

不愧屋漏以此處身則言無可擇行無過舉以此治家則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以此治國治天下則事察其微幾戒於早臨兆民若馭六馬見宴安若嗜鴆毒其敢輕乎君以克艱待臣下臣以克艱事君父各在警戒修省之地其誠心相感實德交孚此風一行黎民自然樂於趨善矣夫民敏德之幾非在他也仍在乎君臣克艱之際耳使君克艱於上臣克艱於下則事不敢忽義不敢違思慮反覆號令叅審凡有

施為無不當於人心合於公論民之從之也若走下之水傳命之郵此自然之理也

黄氏曰古之人君以任天下為憂而後世以得天下為樂古之人臣以事君為憂而後世以得君為樂憂之則必知其難矣可憂而樂焉則易易則慢慢則弛此天下所以多亂也歟孔子曰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夫子謂知為君之難可以興邦則知為臣之不易可以

興邦矣

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無垢曰虚心屈己故善言日聞賢者日進四方萬里之遠民情之細微物態之變故利害是非千百年之禍福皆皎然在於几席之間矣此萬邦所以咸寧也其克艱之狀如何不敢獨斷而考於衆謀不敢自是而舍己從人不敢自安而矜憐無告之窮民不敢自

高而禮遇天下之寒士合此四事以觀堯之心每見其兢業憂懼若危亡之立至而禍患之必來也凡禹之所言他人所憚者堯皆身親而心安之此所以言惟帝時克也惟舜處於克艱之地故深肯禹之言又深見堯克艱之心而能形容此數語也

高氏郢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則輿人之誦不可輕故書曰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此言王者將有

為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自至未然之禍不除而自絶矣

陳氏曰克能也稽于衆舍已從人此聽言之事也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此逮下之事也衆言皆稽之况嘉言乎困窮猶不廢之况大禹乎然聽言逮下堯之能事也舜敢廢之乎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無垢曰廣者大也運者行而不止也堯德廣大行而不止此所以行於克艱之中而不急迫又以聖神武文行於克艱之中而不拘攣出入闔闢何所不可豈以為克艱而反急迫拘攣哉即形而下造形而上兹其所以為堯歟然則欲求廣運聖神武文者不求之他求之克艱足矣

張氏曰廣言堯德之體運言堯德之用其大無疆而所施者博德之廣也其動不息而所行者疾德之運

也堯有廣運之德入與道俱則為乃聖乃神出與事顯則為乃武乃文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聖而後神道之序也戡定禍亂而為武經天緯地而為文武而後文者事之序也堯有聖神武文之德此皇天之所以眷命而使之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宜矣四海遠矣非有德者不能奄而有之天下大矣非有德者不能君而臨之謂之奄不特有之而已至於為天下君又見其出命以尹衆者也

禹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

無垢曰順於道理者吉則隨之非道理之外又有吉也當其順於道理時此即吉也此古之論福者曰百順之名也且謂體信而達義者謂之百順而詩人指葛藟纍之謂之福履其禹之意歟然而禹於益之意外又立從逆凶之說以發明之此亦禹始終于克艱之意也夫從逆即是凶不必謂逆之外别有凶也昔

燕王旦謀反日深變怪愈至如大風折木鼠舞端門

失火城樓此怪非自外來也即旦惡逆之心凝結成象耳豈自外來哉此君子所以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不愧屋漏不欺暗室誠諸中形諸外此理之自然者也如影之隨形響之隨聲影即形也豈形之外復有影乎響即聲也豈響之外復有聲乎禹是以知吉即惠廸凶即從逆非於順道之外別有吉從逆之外別有凶禹之此意以謂使吉在道外則福可邀使凶在逆外則禍可避如此則異端得志

而吾道衰矣不可不謹於此矣

張氏曰惠迪者順道之謂也故天命之以吉反是而從逆則凶矣夫順逆之理吉凶之報至於不旋踵而至而無毫髮之差如影之於形曲直長短因之而已如響之於聲洪纖髙下應之而已所謂如影響者其報應之驗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熈罔違道以干

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無垢曰虞度也謂於未可億度以前未然未形早為警戒也夫身欲逸心欲樂此天下萬世同情也逸不已必至於蕩樂不已必至於淫使舜在畎畝時與木石俱與鹿豕遊與頑嚚傲弟處何俟於益之進戒今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耳目與昔時異事幾與昔時異處於逸樂之地而不見憂患之侵其習已慣其幾已熟已逸而又求逸得無蕩乎已樂而又求樂得無淫

乎益之歎息而警懼蓋謂此也　又曰大抵人心有三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既非可行又非可止則為疑矣守法度可行則行也故能任賢不貳罔遊於逸罔淫于樂可止則止也故能去邪不疑疑於可行而又不敢行疑于可止而又不敢止此疑也乃蕩淫之漸而失法度之幾也蓄之于心終必害道斷然斥去苐據可行可止明白光輝者而行止之如此則吾心之所嚮無不高明光大矣此百志所以熙也然而行

不可急也當循序而行之行之太急則違道以干譽矣如德宗早歲用崔祐甫杖邵光超行之太急事不終久晚歲乃任盧杞而黜陸贄是其始時特違道以干譽耳違道即不循序而太急也止亦不可急也當循序而止之止之太急則咈百姓以從已之欲矣如梁武帝初年捨身養菜以率士民無不從風而靡晚歲乃信朱异而任侯景是其始時特咈百姓以從已之欲耳咈百姓則不循序而太急也夫天理自然豈

可以私智亂之法度乃先聖之法度是天理也非私智也或行或止皆當循之儻出于法度之外而增損一毫非干譽即從欲耳

史氏曰得民心難失民心易得失之原不過道與欲而已矣蓋道出於天下之公共欲本一人之私情違道者干百姓之譽而終不可得專欲者咈百姓之情而有所不顧道衰而欲勝民心之不失者未之有也

又曰何謂道仁義禮樂歸於大中至正者是也何

謂欲聲色貨利流於放僻邪侈者是也

張氏曰法度者先王所賴以為治也在我者有法則下斯守法矣在我者有度則人皆謹度矣法度一失則綱紀以之大壞法度其可失者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無垢曰夫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

之秀氣凝聚而生者也然而有常產者有常心無常產者無常心顧上所以養之如何耳養如農夫之養禾慈母之養赤子不惰以失節不急以助長滋以膏液時其渴飢去螟螣之害適寒煖之宜然後暢茂秀發光明碩大千倉萬箱五常百行以享終歲之飽而為克家之子焉養民亦猶是也水火金木土穀以遂其日用之急正德利用厚生以安其天與之性先富後教不失其序發揚感興不失其和進勤勞而黜怠

惰勉辛勤而去康樂此戒之用休也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兕觥以辱之撻罰以恥之董之用威也歌載芟之詩詠良耜之頌沐浴膏澤歌詠勤苦使樂其事而忘其勞此勸之以九歌也夫於艱難之中而自有一時之適使之樂以感發而忘其辛苦此長久之道也　又曰顧大禹當日之意以謂正德以正其心利用以致其用厚生以樂其生此所以養之也如人主不荒於酒色不盤於遊畋此正德以養

之也法度如江河之有隄防號令如風雷之能鼔舞此利用以養之也孔穎達謂薄征徭輕賦税不奪農時使民生計有餘衣食豐足以謂厚生以養之理或然矣

林氏希曰已能成人然後以成於人成人者可與謀道成於人者可與謀教此正德之所以先也德孰為大善政為大政孰為大養民為大此則利用厚生所以次也是之謂三事人非天則不得其生非地不得

其養非聖人不得其所以為人是故聖人因天下之材立天下之道屬乎天者則修之屬乎人者則和之修之故成萬物之體和之故藏萬物之用夫是謂之有功有功則有敘天覆其德地載其利而民卒不知所以然之者則亦歌之而已矣　又曰當斯時也六府修三事和而九歌應之然禹猶務勸其君以致於勿壞則凡修之利不足加於世和之道不足徧於物雖有舜禹且不能以使之歌也況不為舜禹者乎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張氏曰地平者水土之平也天成者四時之成也原隰至於底績萊夷可以作牧則地平可知東作西成不失其序南訛朔易不乖其次則天成可知橫流之初天下無適而非水民之昏墊不得平土而居之則地未平矣地未平則天何自而成哉此所以先言地平而後言天成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於勤汝惟

不怠總朕師

張氏曰記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耄言乎其昏也期者指是以為期也期則當頤以養之之時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其宅帝位又至於三十有三載此所謂耄期之年也耄則昏矣昏則不可以有為期則養之時也養則不可以有為此舜之所以倦於勤夫天下之事日出而無窮惟孜孜克勤然後足以有濟今也耄期而倦於勤此所以欲遜位於禹而使

之總師也嘗觀禹之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舜嘗稱其克勤於邦則禹之不怠可知矣惟不怠然後可以總朕師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無垢曰夫臯陶刑官也朝夕所論者禦戎夷與夫治寇賊姦宄五刑五流五宅三就三居之事小則墨劓大則大辟又其大則陳之原野之刑爾何以知其為邁種德哉非深知臯陶之所存其誰能於刑見其為

德耶余觀寒朗徐有功傳見其於告變誣反事使人主怒不得行威不能慴至濵於死而不懼孳孳以人命為重而不顧一身之死生舜大聖明雖當時固無寃枉之獄然於有罪者想見臯陶以身體之時其飢渴審其寒暑不使一毫之寃意外之苦其脫免無罪辨析難明固已出人意外至其就刑而赴死者亦矜憐撫恤傷痛嗟咨悼其失路而憫其無知使悔過於無形而修身於將來者又不可勝數也

顔氏曰舜之將禪禹也禹遜以臯陶夫禹之所遜者必衆賢之優也而臯陶之所以優於衆人者何耶天下固有以徳而懐人者矣未有以刑而能懐人者也此臯陶之所以優也

帝念哉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無垢曰夫操則存舍則亡此人之心也操之則為徳舍之則為欲矣念兹者操之也在兹者操其存也念

念既久德機愈熟德本愈深雖舍之亦不亡也釋茲者舍之也在茲者不亡也種德至於舍之而不亡則德遠而大矣既遠而大不能自已雖無意於此德然發於聲音言語者亦自然無非德也故曰名言茲在茲至其未發於聲音語言而動於念慮者亦無非此德也故曰允出茲在茲至此則人與德相忘矣原其本初特念之一字而已所以又指舜曰惟帝念功以言念之功如此也　又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志念

也至於立至於不惑至於知天命至於耳順皆念茲在茲也至於從心不踰矩此釋茲在茲也豈特孔子傳說告髙宗曰允懐於茲念終始典於學念茲在茲也日厥徳修罔覺釋茲在茲也聖賢相傳無非此念其可忽哉

張氏曰思而不忘謂之念存而察之謂之在念茲在茲者念此人則當察此人而有可念之道也釋而廢則不念矣釋茲在茲者釋此人則亦察此人而有不

可忘之理也念茲而不在茲則所念者未必有功釋茲而不在茲則所釋者未必有罪也名言茲在茲者名其人言其事所名之人未必果賢也所言之事未必果是也故當察此人之賢否此事之是非然後可以名言之矣允出茲在茲者信出於此道然此道未必皆可必當察此道之可否然後可以允出之矣禹以爲臯陶在所當念不在所當釋也名其人則臯陶之賢在所可名矣言其事則臯陶之行在所可言矣

允出於禪位則皐陶在所當禪不在所當廢矣故終之曰惟帝念功蓋亦以皐陶之功非所可忘也

帝曰皐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時乃功懋哉

無垢曰夫臣庶所以犯刑者則以其心不正也不正之念起於微芒長於芽蘖儻或縱之蕩如狂瀾不可收拾至於為寇賊姦宄而不知恥矣聖人憂之故設為五刑小有墨劓大有大辟或刑於朝或刑於市又

其大有陳之原野者使見之者驚聞之者沮所以折天下不正之念而使銷殞於無刑之間也豈好殺人也哉今舜之臣庶其心皆正至無有一毫邪念犯舜之正者夫臣庶之心正何與於舜而謂乃舜之正哉蓋舜與天下通為一體者也使天下臣庶有一邪念犯其心之正者即犯舜之正也然則臣庶不以邪犯正是誰之力哉乃臯陶明五刑之功也明五刑於此則臣庶知邪念不收必墮刑獄皆儆戒檢察而不敢

放肆如此則邪念消殞矣邪念消殞自然歸於仁義禮智信之中而識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用矣以弼五教夫復何疑臯陶之明刑果何為哉期於舜之天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大治也豈好殺人哉期天下無一人犯法而後已使天下無一人犯法則天下之心皆正可知矣其心既正不待教令不煩鞭朴措心積慮自然合於中道矣

史氏曰任法者不若責之以人任人者不若勉之以

功以舜為君法不待於任以臯陶為臣功不待於勉然必區區為是者蓋治道之常有不可得而忽也夫五刑之設不獨待天下之有罪亦所以明天下之無罪自臯陶為士始至於弼教而終至於無刑皆豈任法之故耶始於大臣庶官罔干予正終於天下之民皆協於中則非任人有所不能也舍法而任人因人而有功為帝舜者其可不以是而勉之哉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

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無垢曰設法如江河使民易避下令如流水使民易從在下者不苦其煩處衆者不患其急罰止一身而不及嗣賞延於世非止其身過無大而不宥使人有自新之路故無小而不刑使人有謹獨之心罪疑惟輕無刻薄之態也功疑惟重有忠厚之風也求舜之處心與其殺不辜以厲威寧若失不經以取謗積此

數事深見舜好生之德矣夫舉一好生之心則天下無不感動且如罰弗及嗣宥過無大罪疑惟輕每舉一事則天下皆起寛恕之心矣賞延於世功疑惟重每舉一事則天下皆起樂善之心矣一事尚然而况事事如此乎所以好生之德漸漬優渥洽於民心民心皆為忠恕皆自樂善邪念消殞中正自生不犯有司夫何足怪

史氏曰德不失於中則政無往不中政不外乎中則

民奚為而不中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不失之過不失之不及此德之所以罔愆也簡之所臨寛之所御罰之所及賞之所延刑宥之小大功罪之輕重凡行之於政者自然無往而不中矣是數者寧可失於不常不可殺於無辜忠厚之所寓權義之所立故也好生之德洽民如此民奚為而不中哉

東坡曰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謹罰也當堯之時皐陶為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

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寛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而聖人之意葢亦可見矣　又曰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而過乎義則流而遂入於忍人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禄是賞之道行於爵禄之所加不行於爵禄之

所不加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禄不足以滿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余氏曰聖人勸善所欲也懲惡不得已也以所欲之心行不得已之政知其所以然也又其君臣相戒飭

之辭曰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刑期於無刑而申之欽恤之言其不得已者亦所以弼教終必期於無刑而已矣其功罪疑者又非率然以意輕重之也蓋其君臣雖聖且賢不敢以神明自德猶懐天下之疑故凡賞一功刑一罪公卿可士大夫可庶人可然後寘於爵位麗於刑辟衆之所疑者乃付輕重之議蓋舜臯陶善與天下之人同其好惡然耳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無垢曰夫舜之欲何欲哉其所欲者臣庶不干予正民協於中爾今皐陶明刑弼教折邪心於無形起中正而有象五刑既明墨劓剕宫大辟閱實其罪使見者神驚聞者色沮四方震動不敢萌不正之心常若皐陶之明照燭於闇室屋漏無人之處而莫敢肆其邪焉惟乃之休豈曰虛語

張氏曰無為而治者舜之所欲也然非皐陶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則安從其所欲者乎雖然莫非教也有

可欲之欲有不可欲之欲從欲以治則可欲之欲也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則非可欲也此聖人所以不欲也聖人之治也神而已鼓之舞之莫見其為之之迹天下之民莫不披靡而從焉此之謂風動自非皐陶用刑之效安能至於是哉故曰惟乃之休休者以其有美道可以為人所依故也

尚書精義卷六

宋 黄倫 撰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無垢曰鯀既績用弗成殛于羽山在廷之臣自度才智無足以任其責者皆退避不言太史公曰禹傷先

人之功不成受誅乃焦心勞思居外十三年是衆人不敢當此任而禹自信以卒父業卒使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以雪父之恥以遂禹之本志此所謂成允也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此所謂成功也衆臣之中有及之者乎無有也故曰惟汝賢又曰勤儉之德稍自好者亦能為之而不自滿假斯為難也秦始皇衡石程書亦已勤矣乃巡歴天下刻石紀功此自

謂勤而滿假也梁武帝薄衣茹素亦已儉矣乃貽書臣下自述其功皆自謂儉而滿假也惟禹雖惡衣服雖非飲食盡力溝洫而退處於驚懼之地常恐盈溢廣肆以貽君子之譏焉衆臣之中有及之者乎無有也故又曰惟汝賢　又曰夫有勤儉之能而不矜則亦息天下自矜之心矣故其能愈髙也有允成之功而不伐則亦息天下自伐之心矣故其功愈大也莫與爭者蓋言天下之人亦因禹而無矜伐之心也夫我

自矜則起天下自矜之心我自伐則起天下自伐之心此心既起以能相高以功相大風俗薄惡妬嫉交行此非聖賢之道也

陳氏曰天下之物有盈必有虧有盛必有衰盈虧盛衰先自戰于胷中欲天下之不與我爭不可得也聖人以天地萬物皆同乎吾之一體疾痛疴癢吾所當去安佚休息吾所當取初非有為物之心也故其能也不見有其能其功也不見有其功盈虧盛衰無一介有乎其

心則天下孰與吾爭者耶

黄氏曰不矜不伐聖賢之令德也用之治世足以成其功名用之亂世足以辟其禍怨葢功名者世之所慎重也誠能不爭世之所甚重則怨禍希矣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禄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無垢曰夫天下之大四方萬里之遠事之不一物之不齊宜不可以一言斷之矣然而使聖人見天下見四方萬里若大若遠見事見物不一不齊竊意聖人之心亦已不給矣惟聖人知天下四方萬里若事若物之本執而綏之所以天下四方萬里事物之情無不灼然布于几席之上而發號施令靡然自當於天下四方萬里事物之心使無寃苦失職之嘆者則以得其本也夫所謂天下四方萬里事物之本何物也

曰中而已矣葢天下此心也四方萬里此心也若事若物此心也此心即中也中之難識也久矣吾將即人心以求中乎人心人欲也人欲無過而不危何足以求中又將即道心以求中乎道心天理也天理至微而難見何事而求中曰天理雖微而難見惟精一者得之精一者何也曰精則心專入而不已一則心專致而不二如此用心則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久而不變天理自明中其見矣既得此中則天下在此也

四方萬里在此也若事若物在此也信而執之以應天下四方萬里事物之變葢綽綽有餘裕矣　又曰君執此中也故可愛而不可遠民具此中也故可畏而不可忽是君與民皆有此中者也民非君之中其何以依倚故曰衆非元后何戴君非民之中其誰與保守故曰后非衆罔與守邦是中之所在無適而不宜也

實氏曰夫辯人心道心之異者正心之義也必精必

一以勝人而入道者存誠之義也去人之危入道之微則心不外馳而中已確然矣其德罔愆而廣運豈不宜哉雖然是中也堯旣咨舜舜亦以命禹夏商周又以建極孔子又常常諷道之孟子亦願學孔子其相傳之妙固已明矣此韓愈氏所以得而言之且謂至軻而止也然則五世之所以盛豈徒然哉噫五世已往傳而在上故其道行五世以來傳而在下故其言立道之不明日已久矣

周氏曰人心利欲之私也行乎利欲之間豈不危乎道心義理之心也求諸義理之所在豈不微乎惟危也故察之為難惟微也故明之為難是以三聖精研而不攖致一而不二本心昭曠而後能執其中道

張氏曰孔子云仁者人也所謂人心者以道為心也莊子曰道眞於天所謂道心者以天道為心也轉之不得視之不見幽深不可度則道心可謂微而難知矣由人心以至於道心入道之序也至于道心則神

矣神則極髙明矣及其出而應物又有以道中庸者焉故惟精所以存神惟一所以守精存之以精守之以一而不能以中行之則崖異卓絶且將異人異物則人將何望於我哉此又所以終之以允執厥中也精以存之則神無不明而天下之物莫足以喪吾存也一以守之則精無不固而天下之物莫足以更吾守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則允執厥中其可忽哉能允執厥中則賢者智者不忽其易愚者不

肖者不苦其難有餘者可以俯就不足者可以企及非天下之至中其孰能與此　又曰四海困窮則饑饉凍餧民不聊生君雖有粟焉得而食此天禄所以永終也言永終者謂其不復有繼之之道也苕之華詩曰民可以食鮮可以飽此特幽王之時饑饉薦臻民卒流亡周室由是而大壞君子閔之故作是詩也有天下必以富民為先盍百姓足則君孰與不足故四海不困窮則天禄亦長享矣舜欲禪禹以位其告

戒之詳至於如此葢天下大器也有而為之其可易耶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無垢曰舜使禹為百揆禹讓於稷契曁臯陶帝曰俞汝往哉不聞其復讓也及其禪位禹稱臯陶而不敢當舜亦稱臯陶而歸其美又備述禹之功德盛大天之歴數已在其躬不可避之意又傳以為天下之心法事已備矣不可已也禹方欲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何其辟避之深與百揆時不同也曰天下克艱之物也愚者借此以為樂卒至於亡其軀墮其祖廟曾不若閭巷匹夫刻苦而自保也智者見天下之富不如貧之安見天子之貴不如賤之樂蓋貧賤者責輕而憂寡富貴極者責重而憂深况以中人之資而使在人上意氣得行逸樂自恣其能免者幾希舜二十以孝聞三十而歷試諸難六十而即位在位十有三載而求禪位是生九十五年矣統攝位禪位六十餘載

矣其於一身之理天下之事亦已熟矣而益方進罔遊於逸罔淫于樂之戒禹方進念兹在兹釋兹在兹之戒是為天子者不可頃刻而不戒也其艱難如此非至愚人其誰願以天下為樂乎

張氏曰舜以天下讓禹禹以謂在舜之朝臣之有功於國者固非一人也當人人而卜之卜吉則從而授之以天下故曰惟吉之從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

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

毋惟汝諧

無垢曰夫官占之法先斷于人心非盡取於謀卜筮也惟先蔽志是先斷之以心也心既已定然後質之於鬼神蓋幽明一也使吾先所見極盡天下至正之理則龜筮其有不從之者乎儻志之所見或暗於一偏則龜筮亦不得而私也是龜筮者所以證吾之明暗也舜以人事觀之其子不肖而吾年又耄期倦于

勤矣大禹乃有盛德元功如此天下非禹其誰乎是朕志先定也在廷之臣亦自謂禹之德大舉天下無足以及之也天下非禹其誰乎此詢謀之間所以皆無異論而僉同也鬼神即天下之正理也舜之心如此鬼神舍此而何依乎龜筮協從自然之理也由是觀之人不能舍龜筮以自是而龜筮亦不能舍人而自私也龜筮在動植中無情而至公者也先聖取此以决疑非窮知事物之理者其能留此法以正後世

安作之君乎然卜以决疑不疑何卜舜無疑矣而猶卜焉者不敢自以為盡天下之理卜已協從則亦已矣豈有重卜習吉之理乎再三瀆瀆則不告天理之自然者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無垢曰文祖者堯之祖神宗者舜之宗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是神宗者乃堯廟也繼世者不忘於始祖受終於文祖者堯繼世也禪

位者受命于所禪之君故受命必於神宗舜受堯命故也此理自可推矣率百官若帝之初則察璣衡類帝禋宗與夫廵守之事一皆循舜故事而不敢忽也張氏曰堯禪舜而堯受終於文祖堯言受終則舜之受命可知矣舜之禪禹而禹受命于神宗禹言受命則舜之受終可知矣文祖祖之逺者也神宗宗之近者也於前舉逺以見其近於後舉近以知其逺皆作書者之法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者如舜始事之時也

舜之即位在璣衡以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五瑞則輯之四岳羣牧則覲之此帝之初也禹之受命如之而已故曰若帝之初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無垢曰禹方知有苗之過而不知朝廷之過且舉其

過而誓于師有奉舜之辭罰苗之罪其克有勲之説是將艾夷蘊崇之矣五十餘年向化一旦弗率遽為此舉豈不太嚴乎且其舉有苗之罪曰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其信然乎曰信然則征之宜矣曰禹雖有盛德大功人臣也人臣而攝君位儻非君子其能無疑乎有苗之國資禀小人見舜之攝則作亂至禹至分北然後已今又見禹之攝位則又不率矣其不率也

以昏迷而不知聖賢之舉也不恭侮慢以禹之故自賢反道敗徳以禹之故其中必有君子諫其不然者故遂使之在野必有小人同心以濟其惡者故用之以在位民不以為然故棄而不保天不以為然故降之咎其失皆以禹故其心不明其氣不平故為昏迷而不恭為侮慢為自賢為反道為敗徳至小人與之君子皆棄之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徳動天無逺弗屆滿招

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歴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
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至誠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
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無垢曰贊助也夫德可以動天是無逺弗至也今三
苗雖在王畿之外未為逺也德且可以動天地況近
如有苗豈不可至乎然而所以弗率而逆命者豈德
有所未至乎夫五十年向化一有弗率遽往征之是

疑於滿矣退而修德謙也謙必受益遽而往征滿也滿必招損此天之道也然則苗之弗率而逆命此乃天道警戒舜禹也夫頑如瞽瞍舜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以哀感之也負罪而不敢辯引慝而不敢辭祗載以見而不敢踈夔夔齊慄而不敢慢此以敬感之也感於此必應於彼瞽亦信順之舜哀敬之力積久而形見也至誠尚可以感幽明之鬼神況顯明如有苗者其有不感乎然則弗率而逆命是舜禹之滿形見

于有苗者誠諸中必形諸外豈可忽哉

張氏曰贊者利滇之而已蔡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洞酌序曰皇天親有德則德之可以動天可知矣夫以天之高遠德猶可動其有遠人而不届者乎滿招損言天道之虧盈也謙受益言天道之益謙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此滿招損謙受益所以謂之時乃天道　又曰易曰咸感也速也葢因時乘理而感物之速者莫如咸故至誠可以感神夫神之為

物在色非色在聲非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自非至誠曷足以感之者哉天則有形者也故曰動神則有情者也故曰感詩序言動天地感鬼神與此同意夫天之髙也有德者足以動之神之幽也至誠者足以感之瞽瞍之至頑舜之大孝足以使之允若矧茲有苗其有不化之者哉　又曰孔子曰逺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帝乃誕敷文德將以柔逺人也舜之文德其修之也固有素矣至此乃曰誕敷者葢亦聖人

躬自厚之道也夫干戚之舞羽旄之容所以為樂舞
干則干戚之舞武舞者所執也舞羽則羽旄之容文
舞者所執也益武以象扞蔽之功故其執以干干主
扞蔽故也文以昭翼蔽之德故其執以羽羽主翼蔽
故也舞以干所以示武之可威舞以羽所以示文之
可懐非武非文無以示德則舞干羽于兩階者示之
德故也此所以七旬有苗格則其慕德可知矣

皐陶謨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無垢曰德者得也心有所得凡外之富貴貧賤死生患難不足以動之者是所謂德也倘有一毫動蕩凡心俗慮豈可謂有所得哉允迪厥德謂信行其所得也欲知所得有無第觀謀事明與暗弼人和與乖耳夫信行其所得者心地廓然洞見是非成敗利害之微近在一世之表遠在千萬年之外莫不如鑑之照形燭之灼物其謀事豈有不明乎心神和粹使人之

畀意也消繩愆糾謬格其非心穆如春風之著物盎如和氣之襲人其弼人豈有不諧乎

張氏曰堯舜君也若稽古於上所以盡君道禹臯陶臣也若稽古於下所以盡臣道君臣上下分雖不同其於古也必皆有以若稽之葢以事不師古而克永世者未之聞也　又曰自仁不仁言之則有吉有凶自智不智言之則有昏有明君子之於德向吉而背凶舍昏而即明則其允迪可知矣　又曰能允迪厥

德則心徹於内而思慮不敝智徹於外而視聽不悖以之成謀則明謂其智足以燭理故也以之受弼則諧謂其仁足以從諫故也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非所謂謨明也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非所謂弼諧也凡皆以不能允迪厥德而有物以蔽之故也

吕氏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此兩句史官斷盡臯陶為人有德者必有言臯陶以謨聞天下史官惟恐人

徒知其謨之出於言故先言允迪厥德指其根本以

示人惟其有德故以謨則明以弼則諧

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

勵翼邇可遠在兹禹拜昌言曰俞

無垢曰禹問如何其言未終不知臯陶何所見而遽

歎美之曰都乎以此知古人黙識衆理見其美惡而

發於吁都之間者他人葢莫知也其美如何使九族

親厚近臣勵翼亦可謂大矣然不過吾允迪厥德而

已豈非可歎美乎吾何以知徳之所在哉慎厥身修思永而已夫慎厥身修者以謂修身不可不慎也楊墨皆修身也惟不慎其所取楊遂至於無君墨遂至於無父其弊如何弊在不思而已矣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豈肯遽然無所稽考思慮妄以謂修身之法在此哉必也索隤探隱鈎深致遠於利中求害於是中求非參之於心驗之於古詢之於朋友正之於父

師必使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

人不謬不悖無疑不惑而後已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

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無垢曰知人乃哲也哲則能隨人才大小而官之安

民乃惠也惠則能使天下皆懷之審堯能盡哲惠顧

如驩兜有苗巧言令色孔壬之徒一皆使之在朝廷

豈能害吾知人安民乎惟堯之德未至於哲惠所以
憂四凶在廷吾不能不惑其姦而至人不盡其材民
不獲其所所以憂所以遷所以畏則以不自保其有哲
惠之德也嗚呼此禹之見耳此禹以理當如是者為
艱難耳不知憂遷畏乃所以為哲惠也夫驩兜之比
周理在所憂而放之三苗之作亂理在所遷而竄之
巧言令色孔壬若共工者理在所畏而流之非能哲
而惠之君豈能為此儻使四凶不去此不哲不惠之

罪也禹反以為不能哲惠者此自其艱難中見之也

堯固如是哉然則禹之言害道乎曰此正堯之心也

安得謂之害道堯之心肯自以謂吾能哲而惠乎不

能者正堯之用意處使天下後世皆知堯以謂不能則

其能豈有既乎余指其憂遷畏為哲惠者以謂天下

之觀堯者當如此而欲學堯者當如禹之言以不能

自處可也此又聖賢之微意

孔氏曰甚哉人之難知也天地吾知其寒暑代至而

萬物所以生也鬼神吾知其鑒察幽微而禍福所以應諸人也山川吾知其險阻在前而梯航可以適也若夫斯人吾不知其思慮藏諸心而緣事以發也將以言求耶則其議論莫非聖賢而所為不少佯焉出而面諸人則道前古之遺餘而歸於善退而怡於私則怨睢溥惡而靡所不至將以行考耶則其獨居操履修正無缺而處衆涖事曾莫通其情焉為名利而自勉則君子也當憂危乘隙志盈而中變則又小人

也藏諸中發諸外者言與行爾言行既不可以盡其心則知之也豈不誠難哉

張氏曰智足以有察然後可以言知人之方仁足以有愛然後可以言安民之道不知人則賢佞無所别故為君之道在知人而已不安民則黎庶失其養故為君之道在安民而已堯舜之知不徧物則知人者帝之所難堯舜之仁不徧愛則安民者帝之所難夫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則人固不易知矣能知人

然後可以為哲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則民固不易安矣能安民然後可以為惠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精義卷七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范維城

謄錄監生臣卞爾巖

尚書精義卷七

宋 黄倫 撰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張氏曰載事也采亦事也載之為事見於已成而行之采之為事見於未成而有為載采采者言其所行之事嘗事某事此可見之行也以此而知人則人之

情僞是非無以逃吾洞鑑之中矣

無垢曰夫自寛至彊皆天與之性也自栗至義皆學問之力也任性而行必至大過以學問輔之則成有用之德矣夫五穀之性可以濟飢而養氣此天與之性也使任其自生自成則稂莠害之螟螣殘之水旱乾溢之則穀實不成與凡草等耳惟耕耘以時除害惟謹水則泄之不使之沮洳旱則滋之不使之确瘠糞其土膏使脉理潤深其耔種使本根長然後實穎

實栗實堅實好千倉萬箱以享上帝以祭祖先以燕賓客以給老幼同受終歳之飽焉德亦猶是也一委之天而不以學問輔成之終為不才之人無可法則之士矣真可惜也此所以寛必養之以栗至於彊必養之以義然後可為全材也以學問輔之則所謂允迪厥德也　又曰寛如劉寛柔如馮道愿如胡廣亂如朱博擾如王世充直如汲黯簡如李廣剛如鄧都彊如董宣皆委之於天而不濟以學問以聖人之論

格之皆不得謂之無罪寛而栗若郭子儀者柔而立若陳子昂者愿而恭若段秀實者亂而敬若龔遂者擾而毅若諸葛亮者直而温若李泌者簡而廉若馬援者剛而塞若顔真卿者彊而義若李固者皆以學問輔之故皆有可觀使為天下得此數公者在朝廷其尚憂不治者乎

范氏曰寛而栗性寛厚而能莊栗寛者失於太緩故能莊嚴祗栗乃為德柔而立性柔和而能有立柔者

失於懦弱遇事未必能執守有立乃為德愿而恭愿者謹也性謹愿者失于遲鈍必能恭恪乃為德亂而敬亂治也能治亂事謂之亂能治事者或恃才輕物心不莊敬治而能敬乃為德擾而毅擾順也果决為毅性和順者失於無斷故擾而能毅乃為德直而溫正直者失於剛訐故直而能溫和乃為德簡而廉簡大也廉謂有廉隅如物之有稜曰廉性簡大者失於不謹細行不修廉隅故簡而能廉乃為德剛而塞塞

實也剛者能斷失於空疎內心充實不為虛剛乃為德彊而義彊者無所屈撓彊而無義必有害彊直之人動必合義乃為德此九者謂之九德彰厥有常吉哉彰明也吉善也人君用九德必彰顯有常之人而用之然後為善若寛者常能祇栗柔者常能自立久而不變謂之有常用有常之人則吉用無常之人則凶故曰吉哉

黎氏曰一言盡天地之道中之謂也九德中之本也

臯陶之言深於本也夫寛舒者戒在駑緩故抗之以莊栗愨愿者戒在愚野故文之以恭肅柔懦擾順則為縱慝為不斷故厲之以成立而繩之以嚴毅直而不温慈其失也激訐亂而不遜謹其失也矜夸簡而無廉隅其失也倨肆剛而不充塞其失也愎違彊而不由義其失也抗暴九徳咸備而無有一失於其間則是聖人也夫天下之先務不過所謂知人安民也能知人則能安民矣然而天下之人賢與不肖在心

而衣冠言貌皆人也吾何識其賢而用之歟亦在行有九徳耳人之有是九徳也猶身之有耳目手足也一不具不足為完人然皆出諸内而非自外入者也

日宣三徳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徳亮采有邦

無垢曰夫一家内得三徳之人以相佐助其諧内外接上下必剛柔得所緩急合宜至於有難處之事必能曲折周旋以應之有倉卒之變必能隨宜合理以待之蓋三徳之人情性器度中和詳諦其理當如此

也然非吾日宣之夙夜浚明之其德用亦何所自而見乎　又曰以禮則嚴而不慢以事則祇而不怠以心則敬而不忽亮采者謂信而委以事也如此則六德之人皆得展盡底蘊而一國之事舉矣夫有邦諸侯民人社稷所繫朝聘燕享所出天子有命鄰國有事大則風俗之原小則獄訟之委其間事變非常幾微百出儻非得中和之士以相佐助則緩急先後之施節文秩序之稱應機而欲中遇變而每安者其誰

任之哉惟中和之人沉審而不浮從容而不迫變愈出而應愈奇事愈多而巧愈見一國之事盡處於談笑之間諸侯可不嚴而祗敬之與可不信任而委以事乎

曾氏曰以天下之才為天下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以一巳之才為天下之用則為天下用而不足蓋為天子者奄有天下之廣必能盡用天下之才兼收並蓄罔有或遺然後能成天下之治故必用是九德之人

自寛而栗至彊而義者無所不容無所不受蓋所謂丘陵積土以為之高江海積水而為之大大人合并以為公也惟其以是天下之才選為天下之用則雖天下之大不足以為患也至於諸侯則以其地不若天子之廣其民不若天子之衆故於九德之中能用其六則足以保其社稷和其人民矣卿大夫之於諸侯又其小者故九德能用其三則可以保其宗廟此言所處之勢有廣狹則所用之人亦有多寡也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無垢曰翕受之者兼收而並蓄之者也敷施者各隨其德以待其變也如此則九德之人各盡其材以効職事故在官者皆俊乂之士而無猥瑣闒茸之人為百僚者有相師之風而無倔強好勝之態為百工者因時建事而無怠惰苟且之心如此則剛柔適中緩急有序其無事也則朝廷之上有肅穆之風其有事

也則論思之際有從容之妙事中其幾會逢其適春之治不行於秋離之治不興於坎如呂氏月令之說者則又撫于五辰而庶績其凝矣

胡氏曰所謂撫于五辰者五行之辰也水火金木土在地則為物在天則為時順其時而撫之則五物者皆足以成其材而為用矣是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阪隰所以撫土辰也秋為徒杠春

達溝渠所以撫水辰也以春秋出納火則金之事可知矣然水與土金與火之事多合焉則以相待而成功相資以為用故也所為撫者如撫萬物之撫有愛心焉五行之材愛之則繁廡虐之則彫殘非特五行也凡物皆然若鄭國火則火不撫矣鑄非其人則金不撫矣鯀堙洪水則水不撫矣斧斤不以其時則木不撫矣然則何以言辰也自甲至癸謂之日自子至亥謂之辰日陽也辰陰也堯典言敬授則君道也故

言時時者日運而成之也此篇言九德則臣事也故撫言辰辰者五行運而成之也

薛氏曰古之知言者忘言而取意故言無不通後之學士膠於言而責其實故多疑多疑故多說天子用九諸侯用六大夫用三言不得不爾其寔未必然也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使諸侯而有爭臣七人寧得謂之僭天子故觀書者取其意而已矣

呂氏曰翕受敷施見人君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不以一己之才為才而合天下之才為才收而受之於一己而又散之於天下惟九德咸事然後可謂俊乂在官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無垢曰天下之事無一事不出於天者有是事必有是官官所以代天治事也一官曠則一事闕一事闕則天事有不舉者人君代天君天下不舉可乎夫天

事之舉以官得其人官得其人以人君之允迪厥德允迪厥德以戒懼於隱微此臯陶所以言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也幾者動之微也戒懼正當在此於微稍怠則為逸於微稍忽則為欲逸欲之微兆於方寸潛行於天下是教天下以逸欲矣天下逸欲其可望允德之人乎如此則治天事者無其人治天事無其人則大亂矣臯陶言此所以深言為人君者不可以不允迪厥德以感移天下也

温公曰幾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湮木石没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焚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履霜堅氷至霜者寒之始也氷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為林鐘於歴為建未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

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氷至言為人主者當絶惡於未形杜亂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民之望謂此道也

陳氏曰一日二日之間幾微之事其積有萬一或不謹一或不懼其失可勝既耶兢兢謹也業業懼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史氏曰因天理以為之教化則代之者不可異其心順天道以為之賞罰則行之者不可怠其志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無垢曰欲知天之所在即民可見也故天之聰明即民之聰明也天之明畏即民之明威也如是民之聞見天之聰明也民之喜怒天之明威也豈可欺哉同寅協恭和衷則知典禮之合於天政事懋哉懋哉則

知賞刑之合於天其應如此豈可欺哉夫合天下之聞見以為聰明合天下之喜怒以為明威則天之為天亦可見矣倘有一毫私意横乎其心者皆非天也又曰夫合天下之聞見以為喜怒合天下之喜怒以為刑賞其聰明明威如此可不敬哉賤而庶民貴為天子一以此待之耳蓋位有上下理無上下理之所在雖匹夫可以動天理之所黜雖天子謂之一夫則以天道無私合天下之聞見以為喜怒合天下之喜

怒以為刑賞不以貴賤高下其心故也然則有士之君獨何所恃乎所恃者敬而已矣

張氏曰高其目下其耳天之聰明也其所以聰明者因民之聰明而已善者福之淫者禍之天之明畏也其所以明畏者因民之明威而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其聰明因民可知矣民之所就天之所予民之所去天之所奪則其明畏自民可知矣於天言明畏於民亦言明威者蓋天不嫌於無威於天

言畏則威可知矣於民言威則畏不足道也然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命之理與天為一則其好惡取舍未甞與天違也聖人知其如此故自民聰明以敘有典秩有禮則典禮不違民性自民明威以命有德討有罪則賞罰不悖民心聖人之因民乃所以因天者也然而天之明畏豈擇貴賤而加之故曰達于上下如是則有土之君不可不欽故曰敬哉有土

臯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績臯陶曰予

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無垢曰孔子云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不厭不倦即贊襄之意也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言天之所以為天也文王之德之純此言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不已者天也文王也孔子之不厭不倦皐陶之贊襄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思曰贊贊襄哉則允迪厥德不已而德日新矣又不已則日日新矣又不已則又日新矣

東坡曰贊進也襄上也臯陶之意曰吾不知其他思日夜進進而已知進而不知退知上而不知下也

益稷

無垢曰益稷未嘗有一言而乃以名篇何也曰此史官之意也以謂禹之所以成功者以益稷同心爲之佐也同心贊協得以名篇使後世之士知功不必爭名不必擅倘吾懷至公之心共成天下之務如益稷者亦自不廢於唐虞之時得列名於禹臯陶之後則

忌嫉之心强愎之意庶幾其少瘳乎益助禹以刋木而奏鮮食稷助禹以濬川而奏艱食鮮食二人與同其勞苦共成其大功二人之心一而無間史官以其一也故以益稷名篇而附於臯陶之後焉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無垢曰舜使禹亦昌言禹見舜好善不已之心嘆曰美哉此好善之心然臯陶昌言至此極矣予復何言哉予思日孜孜行其平生所學所得者在克艱之言

爾余讀至此乃知聖賢之心如此其一也　又曰禹之功即舜之功舜不於禹之外別自求功臯陶之謨即舜之謨舜不於臯陶之外別自陳謨至于禹之心即臯陶之心所以不見謨在臯陶而若在已也臯陶之心即禹之心所以不見功在大禹而若在已也

包氏曰君臣都俞相敇戒胥賡歌其功逺其言粹故録而為謨大禹謨臯陶謨是也益稷則不能言謨然稷為后稷益作虞奏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其功鉅者

也德焉而謨功焉而否不亦昭昭然乎

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懐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刋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張氏曰昏言其性之失也墊言其身之弱也民之昏墊如此聖人其可以坐視斯民之罹害而不為之憂乎此禹之所以思日孜孜至於三過其門而不入蓋

以天下之溺猶已之溺故也

呂氏曰予乘四載即舊注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山刋其木以相視水勢於是與益稷播艱食奏鮮食鮮鳥獸之食當水土未平之時田澤蔽塞全未播種故但奏鮮食及水漸平民之播種尚艱故曰艱食所謂穀粟之食也惟其艱故以食鳥獸之食相兼當洪水未平天下道路割絕不通故天下之物有處充積無處全無天生萬物欲以養天下不可

不均化居變其居積謂如此處出茶茶必有餘積故化之於出鹽之地使鹽處有茶茶處有鹽物物如此自然均足於是烝民乃得全用粒食天下皆得其治此非禹之夸辭也禹在虞朝所謂不矜不伐不自滿假之人也成功之後宜其所過者化而日求新功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至子路終身誦之夫子則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禹亦聖人豈不知此今乃歷舉其功似若矜伐者蓋治定功成禹恐虞朝之臣見其已成而

不知其經營艱難若是故自言之以常存敬懼之心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
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無垢曰夫居天子之位豈易事哉天命難諶斯民難
保治中有亂安中有危可不謹哉謹之之道如何安
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此謹之之道也止謂心所安
處不愧屋漏不欺暗室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心則安
矣雖居無人之處常若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其敢忽

乎然而禍有起於微眇變有生於倉猝古人所以詠履霜之不早戒言蔓草之難圖則於安其止之中又當觀幾微於將然也審證叅詳果安而無危果吉而無凶果治而無亂則循其禮而行之因其勢而成之此所以又言惟康也然而自以為是未必天下皆以為是自以為正未必天下皆以為正私意妄見其害人多矣此所以有望於正救之臣而欲其弼直也惟正救之臣直則天子曰然弼臣曰不然吾將審其言

而從其所謂不然者天子曰可弼臣曰不可吾將審其言而從其所謂不可者如此則以心而無愧以變而無忽以事則無謬以天下之聞見盡白於上則無不快於心者故一動則合人心而大應以待吾志矣人心既同則顯然上合天心而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矣

張氏曰在位者人君所與共治之人也與君子則治與小人則亂一或不謹其所與則敗亂隨至此禹之

戒舜所以使之慎乃在位欲其無輕於得人故也

又曰夫為人君者止於仁為人臣者止於忠為人父者止於慈為人子者止於孝禹之戒舜使之安汝止蓋以舜之為君當止於仁故也仁者静則能止安其所止則安仁而已夫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則為人君者其可不知所止哉惟幾則使之知其幾惟康則使之安其身也幾者動之微惟幾則其智足以有察康者安之至惟康則其動不妄

安汝止惟幾惟康則其在我者盡矣然其在我者未能無失故其弼直者欲其所弼巳者直也其弼直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為之君者可以立於無過之地矣如是則一人有事于四方而四方莫不丕應徯志丕應者聽唱而和之之謂也徯志者先意而從之之謂也惟動丕應徯志則人與之矣人與之則天與之天與之則天之所眷命故繼之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上帝者昊天上帝也天者凡在天之百神也昭

受上帝則天與之矣天其申命用休則在天之百神又從而重命之以休福也

陳氏曰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知止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靜能靜然後能安君止於仁臣止於敬既知其止則反覆倒置無非仁與敬也所居之位不同所臨之事不一而皆有一至善以為止反覆終始不忘於止然後能定能靜至於能安至於安矣則舉天下之事不能易其止其慮患也甚微其應物也出於無

心慮患甚微者幾也應物無心者康也惟幾則嗜慾不生於心惟康則利害不汩於中嗜慾消而利害之甚者不能汩則凡弼輔乎我者自然直矣君能幾康而輔弼之臣又直是惟無動動則天下大應吾志而無有逆我者矣此不言而信信在言前之功用也如此則非惟人應之天亦將申錫其命以休美之矣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無垢曰臣哉鄰哉以言此事在衆臣與親近之力爾

又曰鄰哉臣哉又言此事在親近衆臣之力爾其言反覆勁急此乃舜深見此理當臣鄰交修不可少怠也夫有衆臣效職於外然後論思獻納之官侍御僕從之人得以盡其忠此近臣須於衆臣之意也有近臣盡忠於内然後衆臣得以安其職此衆臣須於近臣之意也　又曰漢元帝唐文宗皆孜孜求治之君也然元帝有一蕭望之而不能用乃信任石顯文宗有一裴度而不能用乃依鄭注李訓一則殺賢者之

失一則有甘露之禍言之使人於邑豈知有舜為君有禹為臣乃至如此之盛乎

張氏曰臣哉者以分言之也鄰哉者以情言之也一於分則離一於情則褻先王之馭其臣也其忘分以道其嚴分以禮外不至于離内不至于褻此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舜之所以告禹也臣哉鄰哉者言臣當鄰我者也鄰哉臣哉者乃所以為臣也唐虞之世上下協心君臣同德都俞賡歌無或異志者進此道也